

梁漱溟著

梁漱溟最近文錄

朱
極

中華正氣出版社印行

梁漱溟 著

漱溟最近文錄

中華正氣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

漱溟最近文錄

每冊實價國幣

外埠酌加運費

版權

所有

著作者 梁 漱 溟

發行人 彭 健 華

發行所 中華正氣出版社

江西贛縣生佛壇前四十八號

江西贛縣水東鄉

印刷者 中華正氣出版社印刷廠

弁言

唐現之兄喜歡讀我的文章。「朝話」是出於他的蒐集；「漱溪教育文錄」又全是他編印底。此次他又將我近兩年所寫（大體是在桂林寫底），彙印成此冊。我自己須要在卷頭說明幾句：

一、「中國文化要義」，先於三十年四月來桂林在廣西大學講過兩箇月。三十一年六月開始將其寫定成書，但至今尚未完稿。中間迫於友人之命，有過兩短篇文發表，即此次付印之第一、第二兩篇是。在此短篇內，實不足以見意。盼望讀者俟全書出版，再賜指教。再則此書已有第二章（題為理性與宗教之相違），第三章（題為理性與理智之分別），掲載於桂林文化雜誌。因將另印成

書，所以不收入此文錄中。

二、我對於中國教育制度夙有一種主張，見於二十二年所發表之「社會本位底教育系統草案」。凡討論到教育問題，我總根據於此以發言。此中談教育底兩篇論文，亦復如是。爲了讀者便利，特將那草案附錄在後，以供參閱。

三、在「國民教師月刊」上面，載有我兩篇講演。這是三十年四月我應唐兄之邀，爲桂林師範學生所講，經學生記錄而我校閱過刊出底。本來可以收入此文錄中。但我因爲此次所收各文內容已多重複之處：兩篇論文化底，有點重複；兩篇論教育底，亦有重複處。而其中一講「認識中國，認識時代，認識我們所需要底教育」，恰又不出此四篇範圍，無取再登。又其後一講「立志與親

師取友」，則不出我那本「朝話」範圍，似亦不必存。因商得唐兄同意，刪而不錄。

四、「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」，原係家書，其中有些話不足爲外人道（指「我在險境中的心理」一段）。但上年既然被友人拿去在雜誌上發表了，亦不須再閱。其中狂妄底話。希望讀者不必介意，就好了。

五、「我的自學小史」如其寫完，可自成一書。但此時正一心在寫「中國文化要義」，不可能於一兩年內兼成此書。因將在「自學」雜誌陸續發表底，併錄於此。

三十二年七月 梁漱溟

漱溟最近文錄

目錄

弁言

一、中國文化問題	三十二年五月(曲江民族文化月刊)	一
二、中國文藝問題略談	三十二年六月(衡陽大剛報)	九
三、教育的出路與社會的出路	三十一年五月(桂林廣西日報)	一五
四、論廣西國民中學制度	三十一年四月(廣西教育研究月刊)	二四
五、人生的意義	三十一年十二月(開明中學生雜誌)	三四
六、民主的涵義	三十一年六月(桂林時代知識月刊)	三八
七、紀念蔡元培先生	三十一年三月(桂林文化雜誌)	四二

八、紀念梁任公先生	三十二年一月（桂林掃蕩報）	四七
九、創辦私立勉仁中學校緣起暨辦學意見述略	二十九年一月（單行本）	五
十、香港脫險寬恕兩兒	三十一年二月（桂林文化雜誌）	六
十一、我的自學小史	三十二年十月（桂林自學月刊）	七

（以上均係寫作年月不定爲刊布日期）

附 錄

社會本位教育系統草案	三十二年舊作	九四
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

中國文化問題

三十年五月

民族文化月刊要出一本中國文化問題專號，編者向我索稿，剛好我在廣西大學講演『中國文化要義』，似乎無法推辭。但我祇有腹稿，順口去講是可以底，却尚不敢輕於着筆；倉促之間，尤苦無以報命。現在姑且用『中國文化問題』這樣一個題目，將心中一些話，請朋友替我記出來，勉強塞責，內容草率處，請編者和讀者原諒。

一 誰認識中國文化？

誰認識中國文化？過去的中國人，大約不易於認識。因為他處在局中，又缺乏其他不同文化的對照。在當初那時，圍繞着中國的一些鄰邦外族，原沒有我們的文化高明，我們當然就有一種自大的心理。因而中國人幾千年來在被近代西洋文化嚴重打擊之前，一直是爲這自大心理所蔽底。到了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後，以近代西洋文化見面，有了比較對照，似乎可以引生自覺；但又被它嚴重打擊，茫然無措，陷於過分自餒。直到今日，全國有知識的人，若問他中國文化的短處何在，都能說出許多；若問他中國文化的長處何在，則不免口啞而心躊躇了。他至多說中國文化過去的光榮，過去的價值，然而還有什麼表意呢！凡爲此自餒心理所蔽底人，一樣地無法認識中國文化。想要認識中國文化，必需對於人類過去的歷史，未來的前途，能有全盤觀測，而尋出中國文化在那裏面的位置，庶乎其長短得失纔有箇分數。然而此豈易言呢！

以我個人的閱歷，似乎外國人（尤其西洋深醇的學者）倒比中國人能認得出中國文化的特異處，能明會中國文化的價值。此其例甚多，且不枚舉。至於中國人裏面，既不自大，又不自餒，心裏較得其平者，非無其人。但多未必能說明其自己所見。雖不能自明其所見，而同他討論這箇問題，是很好的——一定很坦率的。這種人的平記，總要

在四十歲以上或其左右。因為他，面得見今日的世界；一面亦趕上看見一點老文化，趕上參加新舊劇烈變化的，正好時候。並且在人生欣悅甘苦上多有一些嗜受咀嚼與反省。——這是認識文化所必需，而為年紀在三十以內的人所不容易有底。

年紀在三十歲以內的人，雖不及有許多老當見識，然而如果他壽命長的話，還有好運氣在後邊。因為歷史的變遷，今日正好進於新階段。這新階段即自中國抗戰開始，而世界第二次大戰亦於此發作。由抗戰促進了中國人納自覺，並展開了新中國的前途。而世界第二次大戰則加緊了人類歷史的轉變與文化改造，可以從正面助成對中國文化的認識。中國人今後，有一天將逐漸認出其固有文化的面目，不再『如墮五里霧中』，是沒有疑問底；今後世界上人都將瞭然於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在人類文化中的意義，是沒有疑問的。

二一 怎樣認識中國文化？

我們要認識中國文化，從何入手呢？我們不要搬出古書來講，亦不要從遠遠歷史說起，更不妨從眼前事實來看。眼前的事實，是抗戰四年，而中國依然存在。誰都知道敵人是世界強國，其侵略中國，曾有數十年的準備；而我們呢，則有數十年的內亂，教育落後，經濟落後，國防軍備，幾無可言，只在抗戰前國家方才表現統一。以此而論，它征服中國，應當是很容易底。想不到四年之久，依然不能解決，這在我們一面，究竟靠什麼？說一句老實話……這全靠我們的家業大，就是國家大。只為中國國家大，僥倖敵人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却無奈我們退守到西半部來，土地依然甚廣，人口依然甚多，資源依然甚富。在敵人已感戰線扯得太長，時間拖得過久，力竭精疲，而在我還是可以支撐。試以歐戰相比較，大家數數看，歐戰不久已亡了多少個國家。有的兩三天便亡了，有的幾個月便亡了。所有那些亡的國家，其經濟政治都比我們進步；却為國小，沒有後繼，沒有退路，便完了。……中國實在太大。平時我們的國大，自己亦不覺得，今天不能不引起注意，因為從這個條件救了我們的命。

國家大，在今天固然救了我們的命，但過去本會害得我們甚苦。我們過去國家好多年不能統一，未嘗不是吃虧國家大大。假若中國只像廣西一省大，那不早就統一了嗎？試想人多地大，就不易得到一個領袖，一個人在小局面

裏作領袖，未必即能爲大局面的領袖。即令他是能行的，亦要待慢慢養成資望才行。一時沒有領袖，便一時不能統一。還有人多地大，則感覺遲鈍，知覺不靈。比如從前我在北平，廣西內部打得不成樣子，我向旁人說，旁人竟茫然不知。又如九一八我們失去東北四省，這是比敵國約近兩倍大的大地方，除了東北人痛苦着急以外，好許多人對此很漠然或忽忘，彷彿不算是回事。試問如此麻木不靈，國事如何能好？還有不少則責任分明，不容推諉，人太修其責任心便難了。一大家人每每不如一小家庭人振作，就是這個原故。像中國有錢的人則爲人所負責任爲幾萬分之一，各人皆以爲還有其他多人負責，不必靠我。這樣國事如何能好了？還有，個人縱然熱心大局，無奈局面太大，努力一番，不易生何影響，以致減少興趣，或沒有勇氣。其結果亦是使國事不易弄好。

『國大』這一件事實，它給我們很大好處，也給我們很多增進，能爲禍，亦能爲福。關係既深且大，所以很值得考慮和追問。中國爲什麼能這般大？我想這是中國文化結果之一面；要認識中國文化，便可從這裏入手研究。在柳貽徵先生所著的『中國文化史』上提出三個問題：第一，中國幅員之廣，世無其匹，試問前人所以開拓這極大的局面，所以維持這個大局而着，果由何道？第二，中國開化甚早，綿延至今，歷史最爲悠久；即史籍之富，亦世界未有。試問這又由何道？第三，中國種族複雜，至可驚異，即以漢族言之，所吸收同化者，無慮百數，至今泯然皆相忘。試問其容納溝通又由何道？我想柳先生指出的三大問題，我們若能求得明白滿意的解答，則中國文化的內容要義，不難得到了。

在柳先生指出的問題之外，我還可以指出其更奇怪的一點。就是從上面三個問題看，不能不說中國文化具有非常偉大的力量。但這偉大的力量是什麼呢？那是很奇怪時，當我們仔細按下去，又好像沒有力量。普通我們曉得有三種力量：一、知識——英國人有句話：『知識即是權力。』但中國人並不以知識見長，因爲中國缺乏科學。真確有效的科學，尚在西洋人。二、經濟——這個力量最大，人人皆知。可是中國人並不善於聚財，同時也很輕視它。所以老守在農業上，講到工商業，非其所長。三、軍事政治，——這個力量之有效，比上兩個更易表現；而中國於此下並不強。尤其代表中國文化底漢族，不以軍事見長底。政治能力固不低，却亦偏於消極放任無爲，缺乏組織力。因此一面看去中國人的的確確是沒有力量；但一面又明明白白有很大的力量。這不是很奇怪嗎？你若能對此有

圓滑的解答時，你必定認識中國文化了。

三 兩大問題有待宣白

當真必認識中國文化，必有待於兩大問題之宣白。一、中國社會史上文化盤旋不進的問題。二、人類究竟是一種怎樣底東西？

前一個問題亦或有些人爭論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呢或不是？中國何故總不進於資本社會？前幾年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，對此問題費力氣不少，並無所宣白。但此問題將來若不能大白於世，則中國文化終是一個謎。我對於此問題雖有一點主見和判斷，如：

一、不認中國社會在封建社會資本社會範疇之內，而認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是各走一路，其彼此之差，可作疏派觀，不可作階梯觀。

二、不認中國是開化早而進步慢，而認中國在未後一兩千年已入於盤旋不進狀態。中國文化，與其說過慢落後，不如說為誤入歧途。凡以中國為未進於科學者，昧矣！謬矣！中國已不能進於科學。凡以中國為未進於德謨克拉西者，昧矣！謬矣！中國已不能進於德謨克拉西。同樣之理，其以中國未進於資本主義者，昧矣，謬矣！中國已不能進於資本主義。——此為十年前寫底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」中的幾句話，亦為二十年前寫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時所既有的見解，至今未變。

三、曾指出：此其所以盤旋不進者，蓋有「種交相牽掣的形勢在內。」——其見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」一九二至九七頁。

四、判定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。——其見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——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」等書。

五、以「倫理本位，職業分立」來說明中國社會構造之特殊——其見「鄉村建設倫理」一書。

但這些實在不夠的很。亡友盧瀚撰著「家族論」一書以闡明中國社會史，頗有價值，惜皆未成而身故。我將來不能替他完成這書，今不敢言。尚盼多人盡力於此問題的研究，以期此問題有宣白之一日。

後一個問題在學術上是一個更艱深的問題，在認識中國文化上亦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，何以說這問題艱深呢？因現在學術界上似乎對任何一事一物的研究，都此對「人」的研究有頭緒有成績。換句話說，人類今日的知識的確是豐富了，獨於自知則不足。以「人」為對象而致其研究底就是心理學；心理學在今日學術中似最幼稚。旁底學術差不多都上了軌道，繼續前人的研究，天天在進步中。心理學則前人的研究，每被後人揚棄，不見繼續進步之象。而且同時各立門戶，派別甚多。甚至此項學問到底應當研究什麼（是意識，是行為，或其他）？此項學問到底如何研究法（即方法問題）？尚在莫衷一是。因此除了從生物的研究和從生理的研究得到一些關於「人」的知識外；人類對他自己所知甚少。可見這是一箇艱深的問題。

何以說這在認識中國文化上是一更根本的問題呢？因為照我所見，中國文化的特徵在人類理性開發的早（說見後）；而理性則是人類的特徵（人類之所以為人類者）。中國古人對於人類文化最大貢獻即在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為人，得以有這樹木於人類理性而發育成其文化（惜其發育有所限而不完全）。不過中國古人雖對於人類有甚深的了解，但他缺乏科學哲學的憑藉，却莫能說明。必待今天的學術界（或今後的學術界）使此問題大白於世，然後大家方能從根本上認識中國文化。

我從前對於人類心理認識不足，只見得意識是人類生命的工具，不是人類行為的源泉，實為無足重要底一面；重要底在其相反的一面，即無意識不自覺的一面，同時看見克魯泡特金說互助是動物以至人類的本能；英國維賽提出了衝動，美國麥獨孤提出了本能，奧國弗洛伊德提出了潛意識，諸於此類，好多人正在發揮的意思，與我所見總相投合。於是在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一書難取諸家之說以為依據，來說明儒家的倫理思想。而不曉得他們多半是與儒家不相容底；他們彼此間也有許多衝突底。總而言之，我對於人類心理認識不足，而儒家却有其心理學，所有孔孟說的許多話，都是或隱或顯地指著那個而說；或遠或近地根據著那個而說；我當時皆未能發見。民國十一年以後，漸漸悔悟，直到十五年新見解始略成熱，準備寫一本「人心與人生」問世。然遷延至今，僅有腹稿和筆記綱領，未曾屬文。我竊自信此書若成，對於這一大問題，是可以有所宣白底。在我這一生，一定要完成這工作。同時仍盼望多有人對此作研究工夫，使這艱深且根本的問題，得以更加宣白。

四 中國文化的特徵

中國文化的特徵是什麼？照我所見，其特徵是在人類理性開發的早。

何謂理性？如我們用理性這一詞和用理智這一詞是無甚分別底；但我在這裏則有意於它分開：理智在人類心理上屬於知的一面；而理性則屬於情的一面。近代西洋人發達了理智，而中國人早發達了理性。

從前的中國書史說「讀史明理」一句話，當然在西洋亦有許多書，裏面所講亦有許多理，但是彼此所說理，却是兩回事。中國人所謂「明理之一理」是人世間許多情理；如父慈子孝公牛信實等類。而西洋書裏面所講多是數理論理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理，我們卻稱之曰物理。情理存於主觀，而物理則屬於客觀。人類所以能明白許多情理，由於理性；人類所以能明白許多物理，由於理智。

我常說：「人類之所以有貴，現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錯誤的才識」。因為動物幾乎不曾錯誤了，且亦不負錯誤責任。人類的錯誤，本分有兩種：一種是知識方面的錯誤；一種是行為方面的錯誤。人類犯了第一種錯誤開發生的新爭及慘禍，遠不如爲了第二種錯誤之嚴重。譬如今天世界大戰，起源猶如，其途原蓋在西洋人理智方面好奇心發達，使物理上成就極多，而理性方面向上心少所開發。這是一篇爲宗教所蔽，後爲功利主義所誤，以致物理上漸發不足；使你第一種錯誤少，無第二種錯誤多，就不能不陷於人類自己災禍之中了。對照言之，中國人的好奇心不如西洋，而向上心多所開發。對於第一種錯誤，時時互以責於人，有時亦自以訟諸已，對於情理的漸發較切，「從之則坦然，然，怡然自得而殊不見及於得；違之則慙恨不安，彷彿若有所失而殊不見其有所失」（引用舊文）。其所偏勝顯不足既別爲一面，其所食之果，當然亦在另一面。吾人都已知道，不必細說。

如此讀者可以明白：中國儒家所稱爲理性主義，但與歐洲大體激的理性主義非一事。我今用理性一詞，既專有所指，與通常理智混用者不同，故不得不分別對照以說明之如上。

所謂中國人理性開發的早，又何謂呢？蓋人類固是理性的動物，而理性之在人類，却要漸次開發底，就個體生命說，理性的開發要隨年齡和身體發育生理與心理成熟而來；就社會生命說，便是要慢慢隨着經濟的進步及其他文

化條件而開展底。所謂理性在中國社會開發的早，即因其時候尚不到，條件尚不夠，而理性竟得很大的開發。說他開發早，倒不是稱揚頌美的話，而是確指其不合時宜。

以上將何謂理性，何謂理性開發的早，都解釋了。至於何以說人類理性開發的早是中國文化的特徵？則現在不能講必待將來寫成專書。現在我只將此結論說給大家，並請大家注意。你要認識中國文化，必須求得中國文化特徵之所在。所謂特徵，是說其他文化所缺乏或不顯著的，而在中國文化裏却處處見出來，即從這一點上得以說明中國文化的一切。凡不能把握這一點的人，則中國文化一詞，在他口裏只是一句空話而已，或者其中包羅許多事物而沒有一貫的意義。

五、中國本位文化問題

前幾，上海有十教授提出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。其宣言原文今不在手邊，其大意是說：中國人要建造中國本位的文化，不能一切隨着旁人走而失掉自己。此其用心，不能算錯，而實不必要底。我怕大家誤聽了他們的話，並且誤以爲我是同情他們的，所以要在這略爲辯明幾句。

一般人最大錯誤，是只看見中國不及西洋的一面，而不知中國何有高過西洋的一面，以致充滿了「落後」「不進步」的感想。須知若是單純的不及不進步便是幼稚。然而中國文化實在成熟底不是幼稚底。——這凡是有學問的人都見得到底，請你切記。因爲中國不是幼稚，不是單純的不進步，所以不必害怕變成人家一樣，失去一切固有。假如中國方幼稚，西洋已成熟。從幼稚段必到成熟段，即是中國必然進於西洋，那末却危險了。然而不是。

中國人有些特長亦有些特短，這許多特短不在他不進步的範圍內，而是隨到其特長來底。中國必須在好多地方求進步，而建設其新經濟新政治以及一切。然而當其進步建設之時，處處離不開他的特長特短問題，他一定要通過了這些特長特短乃能完成其新建設。新建設既然具有如此背景和個性在內，當然是中國本位底，不成問題。

從前羅素曾爲寶愛中國文化上之精神，主張中國人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時，切不可損害其固有文化，（請見羅素著中國之問題一書）。我在「中國民族救運動之最後覺悟」書內時爲辯明云：

羅素以爲政治經濟文化三問題中，必先文化問題；其言雖是，其計則左。中國問題原來是渾整之一個問題；其曰三問題者，分別自三面看之耳。此問題中有其一面得通，其他皆通；不然則一切皆不通。中國之政治問題經濟問題，天然的不能外於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會事實，所培養之民族精神，而得解決；此不必慮，亦不待言者。吾人但於此政治經濟之實際問題上求其如何作得通，則文化問題始有不必別作研究者。倘於懸一不顧及文化之限定，而文化爲物最虛渺，則一切討論皆將窒礙，陷於落空，問題或轉不得解決矣。

我從來研究中國問題，初未嘗注意有所謂文化問題者。我注意到文化問題，是在研究實驗（在河南山東鄉村社會中作實驗）新政治新經濟的建設，才發現底。以前亦未嘗想不到，但至此才親切的發現，發現之後，亦不於政治經濟以外別作一問題去研究它。我相信這態度很對底。

中國文化問題略談

三十二年六月

一 文化

文化，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。如吾人生活，必依靠於農工生產。農工如何生產，所有其器具技術及其有關之社會制度等等，便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份。又如吾人生活，必依靠於社會之治安，必依靠於社會之有條理有秩序而後可。那麼，所有產生此治安此條理秩序，且維持它底，如政治、如法律制度、如道德習慣、如宗教信仰、如軍隊警察種種，莫不爲文化重要部分。又如吾人生活一無所能，一切生活多靠後天學習。於是一切教育設施，總不可少，而文化之傳遞與不斷進步亦即在此。那當然，若文字、若學術、若圖書、若學校、及其相關相類之事，更算是文化了。

我今說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；意在告訴人，文化是極其實在底東西，俗常以文字、文學、學術、思想、教育、出版等爲文化，乃是狹意底；文化之本義，必包括經濟、政治、而且作爲主要部分。

然則，若音樂戲劇及一切文學與藝術，是否亦在吾人生活所依靠之列？答：此誠爲吾人所享受，似不好說爲「所依靠」。但人生需要，非徒衣食而止；故流行有「精神食糧」之語。從其條暢涵泳吾人之精神，而培正其益吾人之精力以言之，則說爲「種依靠」，亦未爲不可耳。

古人謂：「言各有當」；讀者其善會作者立言之意，可也。

二 中國文化

中國文化是說我們自己的文化，以別於外來的文化而言。於此求一清楚之劃分，是不可能底。不過以近年世